



PAPER MONEY

# 黑色交易

[英国]肯·福莱特 著 刘须明 译

译林出版社



# 黑色交易

## PAPER MONEY

[英国]肯·福莱特 著 刘须明 译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交易 / (英) 福莱特 (Follett, K.) 著; 刘须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4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名原文: Paper Money  
ISBN 7-80657-059-4

I. 黑… II. ①福… ②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0883 号

Copyright © 1977 by Zachary Ston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0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1997-76号

书 名 黑色交易  
作 者 [英国]肯·福莱特  
译 者 刘须明  
责任编辑 赵 薇  
原文出版 Signet, 1987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常熟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插 页 2  
字 数 141 千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059-4/I·054  
定 价 10.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者序

伦敦,7月里的一个早上,在威斯敏斯特区的一幢楼房里,一场罪恶的阴谋正在按计划进行。掌管英国石油工业的助理大臣蒂姆·菲茨彼得森醒来后得意地想: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夜。“他再一次地让在这场外遇中所获得的惊喜震颤着自己的肉体”。他为自己能有这样的艳遇而感到兴奋不已,但他弄不明白“已进入中年的他的躯体里有什么东西使那个女孩子那么疯狂地沉浸在对他的肉欲中”。他要继续享受外遇,但他不愿自己的仕途受阻,于是他决定继续维持婚姻,同时与这个女孩子在伦敦的这套临时住宅里共度良辰。

但是科克斯的来访打破了他的美梦,一场残酷的敲诈开始了。科克斯的威逼、折磨和羞辱让菲茨彼得森感到无地自容,他决定选择死亡,不过在在了结生命前他要把那些敲诈他的人先送上断头台。

这就是肯·福莱特的《黑色交易》的开头。

肯·福莱特是英国当代畅销书作者群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从7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笔耕不辍,有十几部作品问世,有的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福莱特在英特网上有自己的网页。目前他与世界上数以万计的读者在互联网上保持着紧密联系。

肯·福莱特的第一部畅销书《针眼》(Eye of the Needle)创作于70年代中期。该书讲的是代号为“针眼”的德国间谍在英国的一

段历险故事。1944年盟军定下在法国北部发起进攻的日期后,为了使计划如期执行,最高司令部决定在英国东部地区制造大批部队集结的假象。英国人搭起了只有房顶没有墙壁的房子,制造了充气的坦克,用纸板做成了许多喷气式战斗机。这种假象真的蒙骗了德国的侦察机,德国在诺曼底的防卫力量明显薄弱,最终使盟军登陆成功。但是代号为“针眼”的德国特工早就在英国得知此事,他决心把情报送往柏林。

福莱特的《针眼》在美国一炮打响,很快被改编成电视剧,目前该小说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销售量达一千万册以上。

《地球之柱》(The Pillars of the Earth)于1989年9月出版,雄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近十八个月。该书在加拿大和意大利也被列为最畅销书,在德国被列为畅销书达六年。

福莱特的新作《第三对双胞胎》(The Third Twin)出版于1997年。小说叙述了一位女科学家通过进行一种神秘的试验喜得多对双胞胎的故事。该小说已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改编成电视剧,被美国《出版趋势》杂志列为世界第二畅销书。

《黑色交易》(Paper Money)用扣人心弦的情节,典型的蒙太奇手法向我们讲述了在国际大都市伦敦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小说围绕金融犯罪这一主题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70年代处在各种生存状态下的形形色色的伦敦人:被女色引诱招来杀身之祸的大臣蒂姆·菲茨彼得森;为了发财不择手段的流氓科克斯;玩女色和金钱与股掌之中的银行家拉斯金;想说真话却重重受阻的《晚邮报》记者凯文·哈特;为了谋生而被人利用的流氓和妓女。

在这部不长的小说中作者揭露了那些被金钱吞噬了道德和良知的人的丑恶伎俩,也描述了一些沉溺于变态的肉欲的人的心理状态。显而易见,小说的寓意是深刻的:宏伟的规划、对金钱的贪

婪追求和对性爱的变态渴望到头来都犹如纸币一般随风飘去。因而，讽刺成为该书作者使用的主要手法：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以失败者的下场告终；惟利是图，以金钱为人生的惟一追求，最终失去了亲人和梦寐以求的家庭幸福；渴望得到性爱最终却成了性的囚徒。愿望和现实的反差有力地昭示了金钱世界里的某些人荒诞无奈的生存状态。

助理大臣蒂姆·菲茨彼得森是作者笔下的第一个金钱的牺牲品。作为一个来自英格兰乡村、靠着自我奋斗和聪明才智登上助理大臣高位的政客，蒂姆·菲茨彼得森对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并不满足，他渴望有一天登上首相的宝座。一夜风流葬送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成了“一个精心编织的阴谋的牺牲品”。绝望中他反省人生终于醒悟：政治不过是一场游戏，英国的命运都被那些领导圈之外的人控制着。任何的成功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了，自杀是他惟一的选择。菲茨彼得森并不丰厚的经济收入、并不优越的生活条件以及并不幸福的婚姻使他成为科克斯之流阴谋的受害者。从菲茨彼得森身上读者可以看到英国政府某些高级官员的缩影。

靠投机诈骗成为伦敦城暴发户的花花公子弗里克斯·拉斯金是作者抨击的主要对象。多年前他开着一辆偷来的纳粹摩托、背着一箱一钱不值的德国马克从东欧来到伦敦，靠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和做不法生意很快在伦敦的金融界争得一席之地。不幸的是在他策划用价值100万英镑的空头支票买下汉密尔顿持股公司时掉进了自己设下的陷阱中。他计划在汉密尔顿持股公司得到北海油田开采权的消息公布之前买下这家公司，再趁公司的股票价格飞涨之机将其转手倒卖。他勾结科克斯，威逼菲茨彼得森，从他口中得知油田开采权的秘密，但是当他买下汉密尔顿持股公司后，菲茨彼得森却没能出席新闻发布会，致使政府的决定推迟了几个小时

才得以宣布。与此同时拉斯金的空头支票引起了英国国家银行的怀疑。

他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政府的宣布，他担心自己会因为这次投机被送上法庭。如果科克斯真的抢了银行的运钞车，那他也会因为向科克斯透露了银行的运钞车的路线而受到牵连。他孑然一身在伦敦闯荡多年创下的家业也会毁于一旦，他将不得不准备逃离这座城市，到别的国家从头开始。他不由得想起了汉密尔顿持股公司的董事长的夫人爱伦·汉密尔顿。几个月来他与她一直秘密地保持着恋情。最初他以为汉密尔顿太太“会成为他宏伟蓝图中的一个小人儿，没想到她却成了他没花任何代价便得到手的令人愉悦的礼物”。“而她像一个孩子面对突然免费的游戏，玩得痛快极了。”他深知那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肉欲早晚会逝去的。他需要一个家。多年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女人，而如今他真的选中了一位时他却破了产。

就在拉斯金陷于绝望走投无路之时，科克斯抢来的一百多万英镑使他绝处逢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拉斯金认为自己又成了赢家得意地向爱伦求婚时却遭到爱伦的拒绝。

汉密尔顿在评价拉斯金时说：“……他有的是头脑和金钱。在艰难时期这两样比良好的教育更重要。”拉斯金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东欧人能在伦敦的金融界靠投机诈骗一次次成功，这足以让每一个读者深思。

科克斯在这部小说里既是一个凶恶的罪犯，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为了得到油田开采权的秘密他不惜置菲茨彼得森于死地。为了抢到英格兰银行运钞车里的废纸币他指使手下人大打出手，伤了多名警卫，但是当他得意洋洋地开着车回到家时，却发现自己的母亲惨死在自家的客厅里。

作者在本书中着意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同时也刻画了一些有

正义感的人。风度翩翩的《晚邮报》的记者凯文·哈特年轻有为，很有事业心，但却无法实现自己为真理而奋斗的理想。对这起银行抢劫案，《晚邮报》最早知情，凯文·哈特则是蒂姆·菲茨彼得森自杀的第一见证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晚邮报》主编不得不掩盖事实真相，发表失实报道。凯文对这种做法大为不满，凯文想对他的上司亚瑟·科尔说的话道出了许多新闻记者的心声：“我将捍卫我们的真理，捍卫我们对轰动效应的追求。我将本着这种精神说真话，以便对得起买我们那份报纸的老百姓。”“一个新闻记者尚不能说真话，那么天底下谁还能说呢？”可惜的是在金钱至上的世界里，报业也成为金融巨头们吞并的对象。当《晚邮报》的人把案情真相彻底弄清楚之后，却发现《晚邮报》的新主子正是那个靠欺骗买下汉密尔顿持股公司的弗里克斯·拉斯金。

肯·福莱特用清新明晰的语言向读者讲述着伦敦城内一个个耐人寻味贴近现实的故事。手捧《黑色交易》这样的小说的读者会觉得自己就在泰晤士河畔西敏寺旁，眼前是一幢幢英国人为之骄傲的雄伟建筑，身边走过的是一个面容各异的伦敦人。当您一口气读完《黑色交易》掩卷思索时，您也许会觉得读这种可读性强的小说不仅是很好的消遣，它还让您更进一步地走近英国社会和英国人，获得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更清醒的认识。

在此书翻译过程中我得到我的导师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 John Worthen 博士和剑桥大学的 Peter Cochran 博士的热心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 凌晨 6 点

### 第一章

对蒂姆·菲茨彼得森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一晚。

他睁开眼，看到那个女孩仍然躺在他的身旁呼呼地睡着。他没有起身，怕吵醒她，不过他几乎是偷偷地瞧着在伦敦的晨曦中躺在身边的她。她平躺着，就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这使他想起了他的阿德里安娜小时候的样子，不过他立即打发掉了这个不愉快的念头。

他身旁的这个女孩一头红发，在她那小小的头颅上像顶红帽子。她的耳朵小小的。这是个小巧玲珑的女子：小鼻子，小下巴，小颧骨，娇美的牙齿。夜里，他曾用他那笨拙的大手捂住她的脸，用手指轻点她的眼睛和双颊，用手指头开启她娇嫩的双唇。他感到他的肌肤可以像火焰一般地去感受她的美。

她的左臂懒洋洋地伸在被单外面。被单被推开了，露出她的娇小纤美的双肩、起伏的胸脯和那酥软的乳头。

他们分开躺着，并没有偎依在一起，尽管他可以感觉到她双腿的热量。他把视线移开，看着天花板，此刻他再一次地让在这场外遇中所获得的惊喜震颤自己的肉体，接着他起身下了床。

他站在床边，回头看着她，她纹丝不动。早晨明媚的阳光照得她越发美丽动人，尽管她的头发已经蓬松，脸上的浓妆所剩无几。天明了，对蒂姆·菲茨彼得森来说这并不是件好事。这一点他知道，所以他才迟迟不愿叫醒她。他打算在她再次睁开眼看到自己

之前在镜子前打量自己一番。

他裸着身子朝浴室走去，客厅里的绿色地毯在他脚下发出吱吱的声响，仅仅几分钟后他便像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失望至极，丝毫兴奋不起来。与地毯相配的是更加灰暗的绿色沙发，沙发垫子上的花已完全退了颜色，一张可以在无数个办公室里找到的简易木桌，一台老掉牙的黑白电视，一只档案柜，一个摆着法律、经济等书籍的书架。但是他过去是那么向往在伦敦能有一套自己的临时住宅！

浴室里有面齐墙高的镜子，这并不是蒂姆买的，而是他妻子在还没有完全从城市生活中隐退出来之前买的。他一边等着浴缸里的水放满，一面瞧着镜子里的他，弄不明白已进入中年的他的躯体里有什么东西使那个动人的女孩子——多大了？大概 25 岁了吧——那么疯狂地沉浸在对他的肉欲中。他并不是那种经常去健身房锻炼的男人。他个头不高，事实上他宽大的躯体看起来稍显发胖，尤其是在前胸、腰部和臀部。对一个 41 岁的男人来说他的体质是没说的了，但全然不是那种可以使最矫健的女人情欲勃发的男人了。

水蒸气蒙住了镜子，蒂姆跨进浴缸。他把头靠在浴缸边上，闭上了眼睛。这一夜他大概只睡了两个小时，可奇怪的是他却毫无倦意。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他：疼痛和不适如果不是生病引起的，一定是因为熬夜、进舞场、偷情或饮酒过度——所有这些该死的行为都是上帝所不容的。

不，罪恶也带来了一种纯粹的欣喜。他开始懒洋洋地往身上抹肥皂。这事发生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会上供应了葡萄酒、鸡尾酒、牛肉大排和甜点。这次宴会的来宾是一个无用的组织的 300 名会员。蒂姆在宴会上的演说无非是对政府时下政策的又一次说明。他慷慨陈词，以唤起在场听众特别的共鸣。过后他决定跟一

个同僚离开宴会厅,找个地方喝点东西,找位前途无量的年轻的经济学家,或者从听众中选两个有点意思的人。

结果他去了一家夜总会。蒂姆实际上没有经济实力去这种地方消费,不过别人替他交了入场费。进门之后,他开始尽情享受,竟然用他的信用卡买了一瓶香槟酒。人越来越多了,有一位蒂姆不太熟悉的一家电影公司的高级职员,一位他从未谋面的剧作家,一位没有与他寒暄,而只是干笑着握了握他的手的左翼经济学家,还有一群摩登女郎。

香槟酒和地板的反光使他的脸上略泛红光。如果在过去,他已经带朱莉娅回家疯狂地做爱了。她喜欢那样,但并不经常如此。可眼下她已不再进城了,而他再也不光顾夜总会了——当然是指在通常情况下。

没有人介绍那些女孩子。蒂姆和离他最近的一个聊上了。这女孩子平平的胸脯,红头发,身着浅色长裙,看上去像个模特。她说她是个演员。他原想他一定会腻烦她,她对他也必定会有同样的感觉。他第一次得到暗示时他断定这将会是个不平常的夜晚,她好像迷上了他。

他和姑娘们谈得起劲,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最后其中的一位提议另换一家夜总会,蒂姆当即说不行,他想回家。红头发的姑娘挽着他的手臂说不行,而蒂姆 20 年来第一次在漂亮姑娘面前献殷勤,同意前往。

他出了浴缸,纳闷他们在一起时究竟聊了什么。能源部的一位大臣的工作绝不是喝酒聊天时的话题,要么是因为技术高深,要么是因为绝对机密。他们或许谈的是政治吧。他是不是用不带感情色彩的声调(这是他的惟一幽默之处)对她谈了那些政府高级要员的奇闻轶事了呢?他记不清了。他只记得她坐着的那种姿态。她身体的每一部位都朝他暗示着:她的头发、肩膀、膝盖、双脚。那

种姿态立即让人感到亲昵和挑逗之意。

他擦去镜子上的蒸汽，一边擦着下巴一边看着脸上的胡须。他有一头乌发，如果留胡须的话一定会长得密密的。他脸庞的其余部分实际上很一般：下巴向内缩；鼻子很尖，支撑了35年眼镜的鼻翼两侧已经留下两个白色印痕；嘴倒不小，但略显冷酷；双耳太大；智慧的双额高高突起，没有任何个性。这是一个训练有素隐藏思想而不宣泄情感的人的脸。他打开刮胡刀，歪着脸想看看脸颊。他也不丑。他曾听说女孩子就喜欢丑男人，他无从证实这一论断，他甚至不属于那样幸运的一类。

但是现在也许是重新考虑自己属于哪一类的时候了。如果让他选择的话，那他是绝对不会去第二家夜总会的。他这人不爱音乐，即使他爱音乐，他也不至于会喜欢那种狂呼乱叫的噪声，完全淹没了说话声。不过，他倒是乐于跳舞，那种全身抖动，有裸露癖者的舞蹈。那只是在这种场合才跳的舞，他挺喜欢的，尽管他洁身自爱。没有人向他投来惊讶的眼神，他不用担心这个，大概是因为许多人都是他这样的年纪。

节目主持人是位留着胡须的小伙子。他穿的T恤衫上竟然印着“哈佛商业学校”的字样。他演奏了一首缓慢的民谣，一位美国人用深沉的嗓音伴着唱。他们当时站在舞池里。女孩贴得更近了，伸出双臂抱住他。他明白她的意思，不过他得想想他是否应该答应她。女孩子温暖柔软的身体像一块湿毛巾一样紧紧贴着他。他迅速做出决定，低下头，对略比他矮些的她耳语道：“到我的屋里喝一杯！”

在出租车里他吻了她，那件事他已经多年没干了。这一吻是那么甘美，犹如一场梦。他轻触她的乳房，宽松的衬衫下那对小小的乳房妙不可言。此后他们俩已经无法等到回到家里的那一刻了。

他们顾不上喝交杯酒了。我们一定是不到一分钟就上了床，蒂姆得意地想。他刮完了脸，转身寻找科隆香水，墙壁上有一瓶旧的。

他回到了卧室，她还睡着。他找到了睡衣和香烟，坐在靠窗的一把椅子上。床上的感觉棒极了，他想。他知道他在开自己的玩笑，因为她一直非常主动，是个情场老手。在她的鼓励下他们干了15年里蒂姆无法让朱莉娅在同样的床上和他一起干的事。

是啊，朱莉娅。他失神地向窗外望去。他的视线越过狭窄的街道，落到拥有红色砖墙的维多利亚式学校建筑上，画在光秃秃的操场的篮球场地上的黄线已经退了色。他对朱莉娅的爱没有变。如果他曾经爱过她，那么他现在仍然爱着她。这个女孩另当别论。是不是傻瓜们在有外遇时都这么想呢？

还是不要过早下结论，他对自己说。对她来说这也许只不过是一夜风流。他不奢望她还能见他第二面，不过他想要在问她的选择前做出自己的决定。政府工作使他习惯于在处理事情前自己先理清思路。

他处理复杂问题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首先会问自己：我会失去什么。

他又想到了朱莉娅：体态丰满，智慧过人，容易满足。她的大好年华都耗在养儿育女上了。他曾经爱过她，他给她买她喜欢的衣服。他看了许多小说，因为她喜欢小说；他为自己为政界的成功欣喜若狂，因为她喜欢他成功。但是他的生活重心发生了转移，朱莉娅现在只关心鸡毛蒜皮的事。她想去汉普郡住，他无所谓，所以就去那儿住了。她想让他穿格子布夹克衫，可是按威斯敏斯特<sup>①</sup>的规矩他必须穿朴素的西服，因此他常穿黑色、浅灰色或海军蓝的

---

<sup>①</sup> 此处指英国国会。

服装。

回想自己这些年的感情,他觉得自己与朱莉娅已是貌合神离了,或许还有一点感情吧,也只是对过去的她的追忆罢了:梳着马尾巴小辫子,穿着锥形的裙子,跳着摇摆舞。那就是爱吗?他表示怀疑。

女儿们就不同了,在凯蒂、彭妮和阿德里安娜中,只有凯蒂年龄大些,懂得什么是婚姻和爱。她们不常见到他,不过他觉得父爱是长久的,而且有父亲总比没有父亲要好得多。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他主意已定。

他想到他的事业,离婚或许对他助理大臣<sup>①</sup>的职位并没有多大影响,但那肯定使晋升无门。从来也没有离过婚的首相,而他蒂姆·菲茨彼得森是想当首相的,所以他实际上会失去很多,失去那些他非常珍惜的东西。他把视线从窗外移向那张床。女孩子翻了个身,背朝他睡着。她留短发倒是的,因为这使她那细长的脖颈和秀美的双肩更动人。她的背到腰间逐渐细下来,皱巴巴的被单盖着她的下半截身子,她的肌肤略显褐色。

当然也会得到许多。“快乐”是蒂姆以前很少想的词,可现在它进入了他的思绪。倘若他以前有过快乐,那么他已经记不起那是什么时候了。满足,是的,那只是在写成详尽而无懈可击的报告时有过,在内阁成员和下议院的无数次争斗中赢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时有过,在读一本好书和喝一瓶好酒时有过,但他和这个女孩共度这样销魂的夜晚的快乐他着实没有享受过。

他的大脑紧张地思索着,他的处事原则告诉他应该权衡哪种选择更有利,可这一回这个方法不顶用了。有人告诉过他到关键

---

<sup>①</sup> 助理大臣, Junior Minister, 在英国指议会中的政务次官, 负有对议会和本部门的双重责任, 国务大臣可以授其职权以负责该部门的事务。

时刻这个方法总是不顶用。或许他们说得对,如果有人觉得各种理由可以像数钞票那么容易理清,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想起了在一次大学讲座上听到的一句有哲理的话:“我们智慧的魅力是由语言体现出来的。”一架飞机和一场独幕剧哪个会更长久些呢?我选择哪一样呢?是满足抑或喜悦?他心乱如麻。他厌烦地咳了一声,但又立即掉过头去看看是否吵醒了她。还好,她还睡着呢。

街道上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停靠在一百多米以外的地方。没人从车里出来,蒂姆再留神看看,驾车人正打开一张报纸,一位约好6点30分在此接人的司机?一位刚结束了旅途一大早到家的商人?蒂姆看不清车牌号,但他看得出那个驾车人是个大块头,车内的空间对他而言太狭小了。

他又想到了自己眼下的处境,当我们在政治活动中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时,采取什么对策呢?回答当然是采取行动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问题明摆着:他将继续与朱莉娅维持这桩婚姻,并同时与这女孩保持关系。这倒是有见地的想法,他为此暗自高兴。

他又点燃一枝烟,思考着以后的打算。这是个很好的消遣,他将在这套公寓里度过更多愉快的夜晚,还可以去乡间一家小旅馆里度个周末什么的,也说不定可以去度上半个月的假,晒晒日光浴,到北美或西印度群岛的海滩上去。她穿上比基尼一定会更性感的。

相比之下,其他的打算都显得黯然失色。他甚至有些觉得他的前半生都虚度了,不过他又觉得这么说太过分了些。那就不是虚度了,可他似乎把整个青春都花在核算一长串的数字上却并没有发现微积分的奥秘。

他决定与她谈谈自己的打算,她或许会说这个办法行不通,不过他会告诉她左右逢源是他的特长。

怎么开口呢？“亲爱的，我想我们能经常这么幽会。”就这么说吧。她会如何回答？她会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或者说：“用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也可能会说：“对不起，蒂姆，我只想和你一夜风流。”

不，她不会那样说的，不可能，这一夜对她来说同样是美好的。在她的眼里他非同一般，这是她说的。

他站起身，熄灭烟头。他想：我还是上床去吧，我把床单轻轻地从她身上拉下，仔细看看她裸露的身体，接着我再躺在她身旁，吻她的柔腹，她的大腿，她的乳房，直到她醒来为止，接着我会再次与她做爱。

他朝窗外望去，思潮翻滚。罗伊斯轿车还停在那儿，像阴沟里的一只蜗牛。不知为什么，这辆车使他心里不安。他掉过脸去，走到床前，准备叫醒那姑娘。

## 第二章

弗里克斯·拉斯金尽管很富有，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很多钱。他的钱大部分都投到股票和房地产上了。他偶尔还做些一本万利的投资，比如电影剧本的创作，土豆条方便烹调法的研制。报纸总是宣称倘若他的财产都兑成钞票的话，那他将会有数百万的英镑，而拉斯金也总是说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他从滑铁卢车站朝市中心走去。他坚信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散步对心脏有益。不过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 50 岁的他实际上



还很健壮,在这一平方英里的市中心内<sup>①</sup>找不到像他这么健壮的人,六英尺的个头,胸脯像战舰一般结实,当然心跳一停止他也会像小牛一样瘫倒。

他精神抖擞,穿过黑修士大桥在晨光中朝前走去。他穿着华贵,从蓝色的真丝衬衫一直到手工做的名牌鞋,按伦敦市的标准他就算得上是花花公子了,而拉斯金家乡的人都穿着粗棉布服装,戴布帽子。眼下他这一身名贵服装时时提醒他他曾来自什么样的背景。

这身衣服显示了他的形象,冒险家的形象。他的事业中充满了冒险和投机。他总是小心翼翼,让别人觉得他神秘莫测。有一个商业魔术师的美名比有一家商业银行更有用。

正是他的这种形象吸引了彼得。拉斯金一边想着与他的会面一边穿过圣保罗大教堂,朝他们约会的地点走去。彼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的拿手好戏在现金的运转方面而不是在信贷,是有形资产和纸币。他为英格兰银行工作,那儿是法定货币的源头。彼得的工作是制造和销毁钞票和硬币。他不做最高决策,那是更上层人物大概是内阁的事,可他可以比内阁还要早地知道巴克利银行需要多少五磅面值的钞票。

拉斯金头一回见到彼得是在一家折价商店开业的鸡尾酒宴会上。拉斯金是个有心人,他去这种场合就是为了结识彼得这样有朝一日会有用的人。五年后的今天彼得派上用场了。五年前拉斯金在银行里给彼得打了个电话,请他推荐一位钱币商,以便给他提供一些鉴别古钱币真伪的知识。彼得说他本人也是个收藏家,因此如果拉斯金愿意的话他本人就可以帮他鉴别。太棒了,拉斯金

---

<sup>①</sup> 原文为 The Square Mile, 与 The City 同指伦敦市中心约一平方英里面积的地区,英国的金融中心,很多银行都位于该区,包括英国的国家银行英格兰银行。